

姒璃

著

# 滕王阁

秘闻

壹

● 江南秋 ●

波谲云诡的权谋争斗，步步惊心的旷世之恋。  
遇见她之后，他才知道，  
这如画江山终不敌那一抹朱砂。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滕五阁

秘闻

壹

· 江南秋 ·

珮璃 /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江南秋 / 珮璃著. --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 8

(滕王阁秘闻)

ISBN 978-7-5596-2073-6

I. ①江… II. ①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96192号

### 滕王阁秘闻：江南秋

作 者：珮璃

策 划：氧气文化

监 制：王拓

特约监制：赵鑫玮

责任编辑：管文

产品经理：王筱好

装帧设计：Violet

封面绘图：ENO(何何舞)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823 千字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50 印张

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073-6

定价：9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：(010) 64243832



# 目 录

---

第一章 佛门偶遇 巧言脱身 / 001

第二章 误入红尘 进退两难 / 013

第三章 明月初现 锋芒初露 / 022

第四章 青烟成精 怨灵作怪 / 031

第五章 美人心计 男儿隐衷 / 041

第六章 宴无好宴 人无完人 / 054

第七章 惊魂一夜 死里逃生 / 065

第八章 百口莫辩 迷雾遮月 / 081

第九章 世子失踪 疑云重重 / 097

第十章 屏风诡变 预言成真 / 109



## 目 录

第十一章 先人指路 山雨欲来 / 124

第十二章 飞来横祸 天降艳福 / 136

第十三章 密室玄机 凶手成谜 / 150

第十四章 戏中有戏 局中有局 / 163

第十五章 刺杀未遂 查案有果 / 175

第十六章 以怨报德 助纣为虐 / 190

第十七章 爱恨难抵 恩怨难消 / 203

第十八章 金蝉脱壳 深藏不露 / 215

第十九章 贵族出类 神医拔萃 / 226

第二十章 洛阳逢难 长安将乱 / 238



## 第一章

### 佛门偶遇 巧言脱身



大唐元和二年，天凉得格外早，尚未等到七月，一场大雨便带走了夏季的酷热，江南地区凉风习习，秋爽宜人。

位于润州的金山寺依山而建，江流环绕，迄今已有四百余年历史，乃江南禅宗之首，名胜之最。入秋以来此地更是香火鼎盛，原因无他，不过是镇海节度使的夫人正在寺里小住，辖区各州的官员家眷抢着前来拜会，唯恐落于人后。

而最近来的女眷尤其多。因为再过七日，节度使府上的“七夕簪花宴”便要开始了，节度使夫人会广邀江南地区的名媛淑女参加为期三天的闺中集会，名为“小聚”，实则选媳。

这集会的帖子两月前便发出去了，然而各家的夫人生怕当天宴会上闺秀太多，自家女儿无法夺得节度使夫妇的青睐，便纷纷携女来到金山寺，想要先在夫人面前露露脸，求个好印象。

眼见着金山寺的门槛快要被各家女眷踏破了，唯独一个身穿淡绿色衣裙的年轻女子站在寺外，踌躇着不肯进去。

“您还愣着做什么，明日节度使夫人就要回府了，您再不去拜会可就晚了！”婢女阿萝抱着礼物在旁催促，一副焦急模样。

西岭月很是无奈：“我非去不可？”

阿萝点了点头：“您既然顶替了我家三娘的身份，自然要做戏做到底。以我

蒋家的门风，三娘若不提前拜会，实在有失礼数。”

西岭月越听越头大如斗，却知没有退路了，情势也不允许她退缩。此事都怪她自己，她千里迢迢来到江南，为的就是去一趟镇海节度使府邸。然而来了三天，节度使府守卫森严，她不得入门之法，却无意间认识了这位婢女阿萝，卷入了一桩秘事。

阿萝主家姓蒋，是润州有名的书香世家，蒋公曾官居从四品，做过前朝的中大夫，家中两子一女，女儿最小，年方十七，称作“蒋三娘”。这次节度使夫人举办的七夕簪花宴，蒋三娘也在受邀之列，她却不知为何突然与人私奔了！蒋氏夫妇怕有辱门风，不敢声张此事，只得悄悄搜寻女儿的下落。

说来也巧，在搜寻过程中，蒋家夫妇遇上了初来乍到的西岭月，年龄、相貌都与蒋三娘相仿。蒋氏夫妇眼见簪花宴在即，女儿还没个下落，便想出这李代桃僵之法，让西岭月顶替蒋三娘的身份，先把眼前的集会敷衍过去。

恰好西岭月正想秘密前往节度使府，外加蒋氏夫妇许诺的报酬不菲，而她的盘缠又碰巧见了底，这才动心接下了这桩生意。

如此想着，西岭月已经踏进了金山寺的门槛，边走边小声询问：“你真的打听好了，节度使夫人最讨厌绿色？”

阿萝望着西岭月这一身淡绿色衣裙，信誓旦旦地道：“您放心，只要您穿这一身露面，节度使夫人定然不喜。这坏印象一旦留下，簪花宴您走个过场，决计不会被她老人家看上。我们夫人交代过，只要您不丢了蒋家的面子即可，我们绝不高攀这门亲事。”

“可是三娘不知所终，蒋公推掉簪花宴不就成了？称病也好，婉拒也罢，为何偏要找个人替代？”西岭月想不明白。

阿萝急得跺脚：“那可是节度使府的宴会啊！整个镇海，谁敢抹节度使的面子？别说是‘称病’，我家三娘但凡还有一口气在，爬也得爬着去参加簪花宴！否则我蒋家焉有活路？”

“哪有这么夸张，节度使又不会吃人。”西岭月认定蒋家把事情想得太严重，可看阿萝那着急的神色，这位节度使似乎真的很不讲情面。她心里虽觉得这法子不妥，可蒋家都不担心，她又怕什么？况且她想进节度使府，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法子了。

于是西岭月也不再多想，整了整衣裙，朝着金山寺内院走去。她与阿萝一边

走一边观察，果然瞧见许多女眷拎着礼物，脚步匆匆地去往同一个方向。有几位夫人与她擦肩而过时，还刻意扫了她一眼，脸上浮起几分微妙的表情。

更有一位闺秀走过她身边时，悄声对夫人说：“母亲快看，她穿绿色……”

那夫人立即拍了拍自家女儿，低声呵斥：“嘘，你管她作甚！”

母女二人若无其事地离开了。

西岭月很满意地笑了。讨人喜欢太难，讨人厌还不容易？看来节度使夫人不喜绿色这件事，各家都是知晓的。

于是她更加有恃无恐，慢悠悠地在寺庙里走着。她穿过天王殿、大雄宝殿，放眼望去，只见这金山寺殿宇鳞次栉比、亭台相连，顺着山势绵延起伏，一派金碧辉煌，令她赞叹不已。

阿萝见她举目四望，走走停停，不禁催促：“娘子走得也太慢了！”

“急什么，前头那么多人，去早了也得排队。”西岭月拉着阿萝笑道，“金山寺我还是头次来，先逛逛再说。”

阿萝叹了口气，只好抱着礼物跟在她身后，正待说句什么，却突然望向前方，杏目圆睁。

西岭月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阿萝指着观音阁前一闪而过的藕色身影，低声惊呼：“那……那个影子……好像是我家三娘！”

西岭月顺着她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只看到一片藕色衣角一闪而过，迅速消失在观音阁后。而阿萝已经提步追了上去，边追边喊：“三娘！三娘！”

西岭月也随她跑过去，两人来到观音阁后方。香客们都集中在大雄宝殿，此地甚是空旷，只有三三两两的僧侣在与人交谈，根本没见过有穿藕色衣裙的年轻女子。西岭月不禁问道：“你当真看到蒋三娘了？”

阿萝仍在四处张望，笃定回道：“我跟着三娘十几年，绝不会看错！”

蒋三娘已经失踪一个月了，据说是与青梅竹马的表哥一起私奔的。西岭月认为她早就离开镇海地区了，即便没走远，也决计不可能在簪花宴之前现身，尤其是这个时候、这个地方——节度使夫人就在这金山寺里！

眼见阿萝已经急得垂下泪来，西岭月有心安慰她：“你别着急，也许是看花眼了，既然蒋三娘是留书出走，一定会安然无恙。”

阿萝闻言，抹掉眼泪点了点头：“您说得对，当务之急，还是先去拜访节度



使夫人吧。”

两人说着便继续往后院而去，转过连廊时，西岭月突然感到如芒在背，像是有人正用犀利的视线盯着她。她不禁停下脚步回头看去，但见周围一切如常，并没有什么可疑之人。

难道是错觉？她转过身继续前行，然而这次刚走了两步，便险些与人撞个满怀——是一位年轻公子，穿墨色袍衫，身后跟着五个侍从。他们将狭窄的连廊全部占据，挡住了西岭月和阿萝的去路。

西岭月立即敛衽垂眸，轻声道歉：“冲撞这位郎君了，抱歉。”

“无妨。”一个富有磁性的声音响起，低沉而和缓，似乎还带着些许笑意。

西岭月严守大家闺秀的礼节，仍旧垂着眸，轻轻颌首：“多谢。”

她说完这一句，想着对方该让路了，可等了片刻，面前这位公子却纹丝不动，依然占据着连廊的中心。

阿萝便适时开口：“烦请郎君借过。”

对方仍旧站着不动，反而扫了一眼阿萝手中的礼物，笑问：“娘子要去探望节度使夫人？”

不知怎的，西岭月忽然感到不妙，这才抬起头来打量面前的年轻公子。对方身形高大，她目光所及，先看到了一身墨色无暗纹的袍衫，衣料质地上乘，周身无甚装饰，低调得紧。她视线顺势上移，又看到了对方棱角分明的下颌、薄薄的唇、高挺的鼻梁，最后是一双沉黑明曜的桃花眼，眼尾微微上挑，带着几分探究的笑意。

西岭月暗道一声糟糕，立即扯出一丝干笑：“这位郎君有何指教？”

墨衣公子见她表情敷衍，眼中戏谑之色更浓：“娘子还没回答某的问题。”

这简直是在刁难了！西岭月尚算沉稳，可阿萝哪见过这等场面，立即斥问：“光天化日，佛门重地，郎君你什么意思？”

墨衣公子闻言神色不变，他身后一个年轻侍从便开了口，有样学样：“光天化日，佛门重地，我家主人好端端地走着路，险些被你家娘子冲撞，怎么，问个问题都不行？焉知这不是你们主仆的计策，看我家主人身份尊贵，想借故亲近？”

其实这番话说出来，倒也不算什么侮辱。有唐以来，民风越发开放，经过百年的胡汉同化，许多男女之防也不大遵守了。尤其江南地区自古便是风流之地，才子偶遇佳人，佳人主动示好这种戏码，不仅不算有伤风化，反而是文人墨客口中的风雅之举。

可蒋家世代书香，女儿又被邀去参加七夕簪花宴，这个节骨眼上，自然分外看重闺誉。阿萝生怕这公子缠上西岭月，坏了主家千金的名声，便着急地反驳：“你们……简直无……”

“哪里来的恶仆？！”西岭月唯恐阿萝口无遮拦，连忙开口打断她，将矛头转向方才说话的侍从。

那年轻侍从一愣，墨衣公子也是挑眉笑问：“还请娘子指教，我这侍从为何是恶仆？”

西岭月再次向他行了一礼，施施然道：“我看郎君身无繁饰，便知您是低调之人，不欲向人透露身份。贵仆却公然宣扬您‘身份尊贵’，岂不是违背了您低调礼佛的本意？贵仆身为下人，不揣度主人之意，做事还与主人相悖，不是恶仆是什么？”

“你！”那年轻侍从面露不忿之色，却一时语塞，不知该如何反驳。

墨衣公子倒是认真地思索片刻，又回头看了那侍从一眼，表示赞同：“娘子说得极是。”

西岭月点了点头，故作大义凛然之色，再道：“此为佛门圣地，郎君与我均是诚心礼佛，贵府恶仆却以下流之心揣度我主仆之意，以龌龊心思断言我礼佛之心。知情的，只道是这恶仆不懂规矩；不知情的，自然要说贵府家风不严，疏于管教，无端坏了您的名声。郎君，您说他算不算是恶仆？”

“的确是恶仆。”墨衣公子脸上微有笑意。

“郎君高义，切莫助长恶仆的风气！”

西岭月忽略掉那位“恶仆”投来的犀利目光，正打算借机告辞，岂料对方话锋一转，接话道：“不过，我也要为我这恶仆说句公道话，倘若我没记错，方才还是娘子的婢女先出言不逊，我这恶仆才还口的。如此说来，您这婢女也是恶婢。”

恶你姑奶奶！西岭月暗骂，面上却装出讶然之色：“岂会？这其中可是有什么误会？”

墨衣公子眸中再次掠过笑意，面不改色地道：“方才出于礼节，我不过是询问了娘子的去向，贵府婢女便暗指我意图不轨。且不说她一个下人，您没开口，她却敢以下犯上，并以下流之心揣度我与娘子偶遇之意，以龌龊心思断言我礼佛之心，也是恶婢一名。知情的，只道是她不懂规矩；不知情的，自然要说娘子疏于管教，无端坏了娘子的清誉。我这‘恶仆’不过是看不过眼，驳了她一句，下人间说话，原就当不得真的，娘子您说是不是？”

墨衣公子将西岭月的一番话如数奉还，噎得她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她暗道此人厚颜无耻，眼珠一转，叹了口气：“郎君您确实误会了，我的婢女可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哦？”墨衣公子再次挑眉，“难道是我听错了？”

“自然也不是。”西岭月轻咳一声，沉下声音，“阿萝，方才你说了什么，再大大方方地说一遍。”

阿萝不知西岭月打的什么主意，只好上前一步，硬着头皮重复道：“方才……方才婢子说，‘光天化日，佛门重地，郎君……郎君什么意思’。”

“这言下之意，难道不是污蔑于我？”墨衣公子看向西岭月，一副“我看你怎么解释”的模样。

西岭月却转头望向廊外，假意被日光刺得眯了眯眼睛：“眼下不到申时，日光正烈，难道不是‘光天’？今上即位以来，接连平定夏绥、剑南西川两地叛乱，如今四海升平，难道不是‘化日’？”西岭月再次转回视线看向墨衣公子，“小女子不才，也学过几日诗书，倘若眼下都不算‘光天化日’，那什么才算？只怕近五十年以来，就属如今最太平了！”

西岭月这话不假，大唐自安史之乱后，藩镇割据成风，节度使叛乱四起，历经数代天子都束手无策。直至当今圣上李纯登基，尚不足而立之年，却在短短两载之内接连平定两三个藩镇叛乱。此后，各地藩镇均被震慑，节度使纷纷上表效忠，一时间四海归服，竟是五十年来从没有过的安和太平。

而她这番话，墨衣公子自然无法反驳，否则便是质疑当今天子的作为。他心里清楚这女子是猜到了他的身份，逼着他开口让步，此刻他若再刁难下去，日后若传出去被有心者大做文章，难保不会惹出是非……

想到此处，墨衣公子只得认同：“如此说来，竟真是‘光天化日’不假。”

西岭月略有得意之色：“‘光天化日’不假，‘佛门重地’也不假啊！想这金山寺始建于东晋年间，历经四百年而香火不熄，是江南数一数二的大寺，更是水陆法会的起源地……”

她说话的时候眸中似掬了一束日光，神采飞扬，长长的睫毛在鼻梁两侧投下轻微的阴影，如同两只蝴蝶振翅欲飞。墨衣公子打量着她，不动声色地听她狡辩

“郎君您说，金山寺算不算佛门重地？”

“自然算得。”他口中应着，立刻捕捉到她一抹狡黠的笑容。

而西岭月犹自未知，又做出正经之色，再行解释：“是以您误会了，我这婢女方才所言，不过是感叹这太平盛世，景仰这佛门圣地，再看到郎君这般风流人才，多嘴问了一句您的去向。便如您方才询问我的去向一般，都是礼佛之人的诚心之语，又何来出言不逊？”

眼见墨衣公子欲还口，西岭月又急忙续道：“即便我这婢女身份低微，不该以下问上，但是佛祖面前众生平等，郎君又穿得如此低调，想必也是不会介意的。若是出了金山寺，在大街上与郎君偶遇，我的婢女自然会谨守尘世的规矩，绝不冒犯您一句。”

西岭月一口气说完，再次询问对方：“不知小女子解释清楚了吗？”

墨衣公子又回头看了那侍卫一眼，竟没有丝毫恼怒，反而笑道：“娘子解释得很清楚，是我才疏学浅，竟没有悟到这其中的佛理。”

西岭月很满意他谦虚的态度，低眉整理着衣袖“既是误会一场，说清楚便是了，不结怨而结缘，这才是佛门真谛啊。”

墨衣公子通透一笑，又看了看阿萝手中的楠木礼盒，意有所指：“看来娘子当真是来礼佛的，而不是来探望节度使夫人。”

“正是！”西岭月重重点头，“不瞒您说，小女子是来拜访……呃，法海大师，奈何他今日客满，我们只好改日再来。郎君，就此别过了。”

此言甫罢，她迅速敛衽行礼，拉着阿萝转身就沿着来时的路返回，生怕自己走得慢了，会被身后的墨衣公子重新绊住。阿萝自然也不敢回头看，一路小跑追着西岭月，等离远了才焦急问道：“这就走了？不去探望节度使夫人了？”

“还夫人呢，”西岭月终于露出担忧之色，压低声音道，“不被拆穿就是佛祖保佑！”她这般说着，只觉背后有两道灼人的视线一直盯着自己，不想也知，定然是那墨衣公子。

或者说，是镇海节度使的世子，李衡。

回到蒋府，西岭月坐卧不安，心里总有一种不祥之感。

阿萝忍不住追问：“娘子，你是如何得知寺庙里那位郎君就是李世子的？”

“那条连廊通往节度使夫人所住的内院，你看他来时的方向，显然是刚从内院出来。”西岭月回忆片刻，分析道，“还有，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脂粉味，味

道很杂，绝不是在一个女子身上沾染的。金山寺宝刹庄严，除了节度使夫人身边，哪里还有那么多的脂粉香气？”

“倒也未必，”阿萝提出质疑，“万一是他在寺里烧香沾染的呢？今日女客可不少呢，也有可能是在寺外沾染的。”

“不会，”西岭月否定道，“金山寺香火这么旺，你我只逗留片刻，身上便有一股檀香味。他若是烧过香，脂粉气一定会被檀香的味道遮住。因此，只能是他刚从内院出来，那里女眷太多，才会染上这么重的气味。”

“即便如此，他就一定是世子吗？万一是节度使夫人的外甥、子侄啊，也有可能。”阿萝还是不相信。

西岭月叹了口气，“你没听那侍从说，他家主人身份尊贵吗？再者，如今各家女眷都快把金山寺内院踏平了，谁人不知是给世子选妻？不相干的男人怎可能随意出入，只怕避嫌都来不及。而且，”西岭月蛾眉微蹙，“他那身衣料，我若没看错，是镇海今年新进贡的暗光锦，产量极少，除了当今圣上和几位王爷之外，连公主都没的穿。放眼镇海地区能穿着暗光锦，又是这等年纪的，除了节度使世子，不作第二人想。”

“天哪！”阿萝听到此处，已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“你怎么知道那是暗光锦？”

“因为，”西岭月眸中滑过一丝几不可见的黯然，“因为我家中经营蜀锦，从小耳濡目染，这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布料能逃过我的眼睛。”

“原来娘子家中是做蜀锦的，可你为何会来镇海？”阿萝好奇地追问。

西岭月瞥了她一眼，蛾眉蹙得更紧：“如今不是说闲话的时候，还是想想我这身份如何瞒过世子吧！”

今日午间这一出，必定让世子李衡印象深刻。可当时是个僵局，西岭月自己也没法子，倘若她任由李衡刁难调戏，便会失了蒋家千金的闺誉，丢了蒋府的脸面；若是疾言厉色得罪了世子，往后他追究起来，更有可能查到自己是冒牌货。唯独这般敷衍过去，虽说对李衡有所冒犯，但也不足以惹他生气。只要自己低调再低调，不去参加簪花宴，到时宴会上名门淑媛百花齐放，一旦定下了世子夫人人选，自己这个小插曲必定会被李衡抛在脑后。

这般一想，西岭月也算定了神，对阿萝嘱咐道：“你去找蒋公和蒋夫人，把今日的事如实相告，再劝劝他们，还是别让我参加簪花宴了。”

阿萝也知此事可大可小，连忙点头：“好，我这就去。”言罢便匆匆走了。

西岭月望着阿萝远去的背影，心中思绪翻涌。看来蒋府这条路是行不通了，还得另找法子进节度使府，可今日开罪了世子李衡，这可如何是好？

她边想边推开窗子，望着天边落日熔金的景象，渐渐陷入了沉思……

“西岭娘子，不好了！”不多时，阿萝一声惊呼乍起，打断了她的思绪。

“怎么了？”西岭月回过神来看向门外，便瞧见阿萝脚步匆匆地踏进门槛，还险些跌个跤。她心中的不祥之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，忙问，“何事如此慌张？”

阿萝跑到她面前站稳，上气不接下气地道：“方才……我去找老爷夫人，却……却遇上了……节度使府的人。”

节度使府怎么会找到这里？西岭月心中一沉：“他们怎么说？”

阿萝喘了口大气，扬了扬手中的帖子：“他们说……说是请您提前进府做客！”

提前进府！听到这四个字，西岭月脸色更沉，她接过帖子扫了一眼，无非都是一些客套话，看不出什么端倪。

西岭月沉吟一瞬，追问：“蒋公和夫人怎么说？”

“老爷和夫人正陪着聊天呢，让我赶紧来找你商量一下。”

西岭月并不表态，只道：“走，先去看看再说！”言罢，两人一道去往蒋府前厅。

蒋府这栋宅子是七年前德宗皇帝亲赐的，论规模、论装潢，都比蒋公从四品致仕的待遇要高出一等，可见当年德宗皇帝对他的厚待。正因如此，蒋公在镇海威望极高，寻常人更不可能让他亲自接待。

可如今节度使府只来了个送帖子的下人，蒋氏夫妇便双双出面作陪，难道是世子来问罪了？西岭月心中有些忐忑，连忙加快脚步到了前厅，只见蒋氏夫妇正陪着一位年轻男子坐着说话。

这男子看起来分外眼熟，正是今日午后她在金山寺遇见的五个侍从之一，那个被她教训了一场的“恶仆”！

年轻侍从看到西岭月出来，立即从座上起身见礼：“小人见过蒋娘子。”

西岭月打量他，见他十七八岁的年纪，面相白净却显得忠厚，姿态恭敬又不谄媚，此刻站在原地微微垂头，竟是莫名顺眼，丝毫没有午后所见那般狐假虎威、仗势凌人。

看着不像是来兴师问罪的，西岭月略微松了口气，尴尬地颌首：“这位小郎客气了。”

恶仆听到这个称呼，眉眼微眯，像是在忍着笑意，开口说道：“我家夫人听

说您今日来过金山寺，却种种原因下没见到她，便邀请娘子提前过府，拉拉家常。”

好个李衡，这么快找到蒋府不说，还戳穿了她的心思，更让这个“恶仆”出面送帖子，简直是毫无度量！西岭月心中添堵，面上却故作遗憾之色，虚弱地咳嗽一声：“小郎你有所不知，我自金山寺回来之后便受了风寒，如今头晕眼花、脚步虚浮，怎敢去府上叨扰，万一传染给夫人才是罪过。”

“娘子竟然生病了？”年轻侍从也做出忧虑之色，“巧了，近来太医署张博士致仕，回乡途中路过润州，恰好在此小住。待小人禀报一声，夫人定能请他出山为您医治。”

西岭月勉强扯了扯嘴角，正待拒绝，但听蒋公突然开口：“小女福薄，怎敢劳动太医署医治，若是传了出去，怕是要惹人非议。”

“张博士已经年迈致仕，再有我家夫人相邀，一切名正言顺。”年轻侍从咄咄相逼。

他这番表现，已绝不是普通侍从的身份，西岭月忽然发现自己小瞧了他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推托，只觉得甚为棘手。

年轻侍从见蒋氏夫妇与西岭月都不再作声，面露一丝得逞的笑意：“今日天色已晚，小我不敢再逗留，还得回去复命。”言罢他再次从座上起身，朝蒋家众人告辞，“既然贵府无甚异议，明日一早，我家夫人自会派车辇前来接应娘子，还望娘子早做准备。”

他说完便抖了抖衣袍下摆，拱手告辞，西岭月正待出声阻止，却听“咻”的一声尖厉的响声传来，大变突至——一支冷箭猛地从厅外射入，擦着年轻侍从的肩膀飞过，钉死在厅内一根侧柱上。

蒋夫人失声惊呼，阿萝也吓坏了，两人不禁抱在一起，提防地看着门外。

蒋公倒还算镇静，立即吩咐护院：“快，有贼人！快去追！”

厅外护院早已听到动静，纷纷从暗处跳出来，四散追去。

西岭月却明白射箭之人是有备而来，根本追不到，她将目光移到那支冷箭上，走近几步，举目端详。这是一支很普通的箭羽，看起来也没有淬毒，箭矢深深嵌入梁柱之中，直到此刻，箭尾上的羽毛还在轻轻颤动。可想而知，那射箭之人必定臂力惊人。

与此同时，年轻侍从也走上前来，与西岭月一道看向那支冷箭。西岭月这才发现他右臂上的衣袖裂开了一条口子，露出了内里的白色衬底，想必是被方才的

箭锋划破的。

西岭月下意识地问他：“你可有受伤？”

恶仆似对她的关心感到意外，毕竟自己是个下人打扮，就连蒋公也并未出声关切。他一时动容，竟愣了一愣，摇头回答：“并没有。”

言罢他再次将目光转移到冷箭之上，伸手将它从柱上拔下，两人这才发现箭头上还扎着一张小小的字条。

西岭月见状，主动伸手将它从箭头上取下，正要打开，却被年轻侍从抬手阻止：“我来。”

他从西岭月手中接过字条，打开看了一眼，骤然变色。

蒋公连忙问道：“字条上写了什么？”

年轻侍从却不接话，只道：“此事并非冲着贵府，是冲着我节度使府而来。小人须立刻回去禀报，这就告辞了。”

侍从边说边敷衍着拱手，转身匆匆往大门外走去。西岭月到此时竟还惦记着过府之事，在他身后大声追问：“明日我还去不去府上了？”

“再议。”侍从远远地丢下这句话，头也不回。

蒋公也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突然醒悟什么，立刻吩咐屋外的管家：“快，快随他去一趟节度使府，他在咱们府里遇袭，定要请罪才是。”

管家也知那仆从虽是个下人，代表的却是节度使府，怠慢不得，忙低声领命。

此时西岭月还在观察那支冷箭，将它握在手中端详片刻，又放在鼻端闻了闻，忽然听到管家要去节度使府赔罪，她及时提醒：“把这支箭一并带去，添一桩证据。”

“对对，还是你想得周到。”蒋公又叫住管家，如是吩咐。

直至管家离去，蒋府前厅才终于恢复片刻宁静，惊魂未定的蒋夫人一头雾水：“这……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蒋公也是蹙着眉，感叹最近家宅不宁。他越想越是忧心忡忡，忍不住叹气：“我蒋某一生磊落，仕途上也平平坦坦，怎么致仕之后反而多灾多难？”

“您别急，此事的确与贵府无关。”西岭月冷静安抚。

“当真？”蒋夫人眼睛一亮。

西岭月点了点头：“那箭上有淡淡的龙涎香，射箭之人必定来自宫廷，身份尊贵。”

饶是蒋夫人一个妇道人家，此刻也听明白了，自家夫君曾官居从四品，却已



致仕七八年，自然不会再与宫廷有任何牵扯。

“西岭娘子，那字条上写的什么，你可看清楚了？”蒋公仍不能放心。

“没有。”西岭月神情淡淡。

“我还是觉得不对劲，”蒋夫人也压低声音，有些疑虑，“既然来人是冲着节度使府，为何要把箭射到咱们府里？那人不过是个仆从，哪里能惊动宫中的贵人？”

这也正是西岭月懊恼之事，想到此处，她亦是忧心忡忡：“只怕我们都低估了那位小郎的身份。”

她不禁想起方才那张字条，其实她说谎了，她看到了字条上的内容，八个大字，笔迹龙飞凤舞，竟是一手好看的草书：

明日午时，提头来见。

滕王  
閣